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69
19 Nov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古里诺维奇先生（副主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 纳米比亚问题〔36〕：（续）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f)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465/A

主席缺席，副主席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持会议。

上午 10 点 2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36（续前）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1/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1/23）（第 5 部分）、（第 9 部分）和（第 9 部分）/ Corr. 1、（A/AC. 109/870）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A/CONF. 138/11 Abb. 1）
- (b) 秘书长的报告（A/41/614）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41/761）
- (f) 决议草案（A/41/24 第二部分 Corr. 1, 第一章）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多年来在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从未象今年这样发生了如此多的有益的事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们对真正的问题有了日益加深的理解，在种族隔离行将灭亡之时，这种对纳米比亚事业支持的表示和对继续非法占领这一领土的谴责融为一体。几个月前许多怀疑主义者认为只是幻想的事如今已经发生：一直呼吁要对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施的制裁数目日益增加，很快就能感到这些明智措施的结果。我们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历史正向不久将来的最后胜利前进。

今年 7 月的维也纳会议把前几次会议的贡献结合在一起，制定了一项杰出的行动方案——这就是旨在迫使南非放弃其顽固立场的补充措施和支持措施。在巴黎举行的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制裁世界会议是我们所从事的战斗中的一个杰出的里程碑，我们对纳米比亚作出了明确而坚定的承诺，世界会议的与会者——这就是说今天参加这里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通过分析南非

国内存在的事实，我们还看到在其它环境中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了消除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合作的选择。具体来说我指的是英联邦一些成员国所作的努力和协调，这些努力和协调与纳米比亚事业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建立一个知名人士小组，该小组的宝贵报告清楚地叙述了种族隔离令人憎恨的性质。该小组未能完成其工作的原因在于种族主义政权缺乏政治意志——这是可以预见到的：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为响应全世界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呼吁而举行的英联邦国家小型首脑会议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目标，但是由于这次会议区分了立场和责任从而取得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成果。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赞同要求历史不可逆转地想确保使纳米比亚人民很快获得独立的方向发展。

此外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一事反映了该国国内政策的转向。这将对该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承担的义务发生积极影响。

不结盟国家运动知道目前的局势对确保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就这一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不结盟运动对纳米比亚事业具有历史性的义务。不结盟运动存在的真正原因是与清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斗争相联系的。为此原因并遵照指导自己外交政策的各项原则，秘鲁完全赞同不结盟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战略。

我们必须再一次向所有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呼吁施加所有必要的压力，包括施行制裁，以消除一切迄今仍在阻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障碍。我们必须加紧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提供援助、支持和合作。秘鲁和西南非民组有着外交关系，并准备在不结盟国家采取全球行动向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提供坚定支持的范围内扩大这些关系。为了扩大反种族隔离阵线，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必须继续尽可能广泛地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人民和公众舆论的意识。我们必须明确而坚定地谴责所谓的联系政策，这种政策仅仅是企图使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永久化的一种方式。

在这方面秘鲁政府回顾第八次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关于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特别呼吁。由于这个呼吁体现了一个普遍的理想，因此我们敦请所有国家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志，以便执行要求纳米比亚立即全面独立的各项决议，以及消除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作法。

包括秘鲁在内的由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小组为促进提高这种政治意志而在最近进行的对各个西方国家的访问一直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看到作出与不可避免的历史运动一致的回答。

现在我们正在纪念西南非民组成立二十五周年和其斗争开始二十周年。因此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对这一事业表示支持并作出承诺——尽管这主要是作为压迫的受害者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但是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事业，一个所有国家人民的事业，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已经不远，最后的胜利必定会到来。我们已充分的信心和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友好热情期待着这个胜利。

马西耶尔先生（巴西）：我借此机会总结一下巴西代表团对于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立场的主要内容，这一立场曾在过去多次阐明，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9月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阐明的。

第一，正如秘书长在1985年11月所报告的那样，只有当他就有选举制度问题达成了决议时，所有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未决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巴西谴责并反对南非违反第435（1978）号决议，旨在拖延纳米比亚独立和将该问题同不相干的外部问题联系起来的一切企图。

第二，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它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证实了比勒陀利亚对《宪章》原则和普遍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蔑视。正如种族主义殖民政权对纳米比亚所强加的非法政治企图一样，联系概念是完全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第三，在联合国与二十年前承担起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之后，大会有义务确保纳米比亚迅速获得自决与独立。国际法院于1971年证实，各会员国

“有义务承认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存在的非法性和无效性”。

(咨询意见, 197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8页))

第四, 南非部队对前线国家, 特别是对安哥拉的武装侵略加剧了紧张局势, 威胁了和平。巴西总统何塞·萨尼今年5月呼吁紧急

“停止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 停止对破坏该国非常规军的所有形式的援助。”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以便克服不断暴力行径所带来的经济困难: 巴西以在此方面采取了措施。

第五, 巴西完全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和其它各项决议上行使其权利, 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在内的规定对南非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对于安理会没有能够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而感到遗憾。很明显, 压力和说服, 以及所谓和平变革势力都是无效的。因此, 巴西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历史责任过程中采取一致行动。

正在分发给所有代表团的我的发言稿全文全面地解释了上述五点主要内容。

萨巴格先生(巴黎): 二十年前, 联合国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 并建立了在纳米比亚独立前该领土合法行政当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因此,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独立负有特别的法律责任。

自那以来,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呼吁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并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这些决议中最为重要的是为纳米比亚独立奠定正确基础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国际社会已经表明了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 为获得统一纳米比亚的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和英勇抵抗的合法性。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公然对人民自决与平等原则的挑战。

今年9月在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要求给予该领土独立与自决，并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在此方面，我还要提及一下6月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制裁措施的世界会议，该次会议呼吁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以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并使种族隔离政权听从联合国的意愿和尊重国际法。我还要提及7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

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自由与独立斗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场斗争是根据《宪章》规定的所有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唯一合法代表。

我们今天重申坚决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强调有必要结束该具有侵略性和种族主义的倾向。我们还谴责恐怖主义政策和恫吓。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包括了联合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该计划要求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其彻底独立，并得到机会使用其目前被南非和各跨国公司所严重掠夺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该计划得不到执行是因为南非拒绝履行国际义务。

南非还不满足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又一再对非洲邻国发动侵略行径，破坏它们的安全和践踏它们的领土完整。这又进一步导致破坏它们的独立和加剧这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热爱和平的人民呼吁结束纳米比亚的殖民化和种族主义歧视，呼吁给予纳米比亚全部的政治权利。南非必须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并不能将纳米比亚当作对邻国发动侵略的跳板。

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为结束种族隔离政权所作出的努力，我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内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方案。

纳米比亚的独立不应当同诸如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这样的无关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使纳米比亚赢得独立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权威，同南非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在通过实施经济、贸易、财政和其它制裁，迫使南非政权采取必要步骤，给予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应当作出一致努力，立即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终止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应当将语言化为行动。我们应当为纳米比亚人民和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

1986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民斗争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得到扩大，紧急状态法未能终止这一全国性的英勇斗争。应当在南部非洲建立多数人的统治，应当开始进行政治对话，以便终止流血。

巴林国政府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领土立即独立，支持秘书长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

穆拉女士(科威特)：自大会第一次审议以来，纳米比亚问题就一直列入了联合国的议程之中：为讨论这一问题曾举行过多次特别会议，最近一次是今年9月召开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然而，尽管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的第2145(XXI)号决议通过至今已过了二十年时间，但由于南非少数人政权的阴谋活动和拖延手法，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根据我们对以色列的占领和扩张主义的经验，我们充分意识到将一个实体强加在该地区人民头上的含义。在南非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上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它们结盟的原因。我们谴责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我们警告国际社会，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军事合作将带来严重后果，特别是在这一合作涉及到发展核武器领域的技术经验。

自安全理事会于1978年通过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希望这一计划将能得到执行。尽管自安理会通过该决议以来已过了八年时间，纳米比亚

独立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执行，这不仅是由于南非的拖延阴谋，同时也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持。

1978年，我们曾表示欣赏西方接触小组五个成员国尽管面对着挑战，在成功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发挥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该小组的一些成员国采取了与他们致力于实现的崇高目标——即纳米比亚独立完全相反的政策。

国际社会谴责这些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谴责，而是因为有些政策不能产生影响，时间的流逝已证明了这一点，确实，这些政策完全是消极的，无助于为和平解决所作的任何努力。

美国采取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这一政策鼓励种族主义政权破坏解决，对该地区人民推行蛮横的政策。我们提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采取的立场，原因是这些国家否决了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

在大会和其它论坛上我们看到，有人企图阻止绝大多数会员国实事求是的说明现实情况。但还有另外一些人在鼓吹建设性接触政策。

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文明感到骄傲。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享受自由的生活，世界应当作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实际的选择。一种选择是武装斗争，科威特支持这种选择。有些人根据反对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使用暴力的原则，拒绝这一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这是一种和平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反对制裁的借口是什么。有些人说实施制裁将破坏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我们要告诉那些提出这些经不起批驳的借口的人，该地区的人民自己拒绝接受这一解释。有些人说实施制裁意味着孤立南非，又说我们不能孤立一个政权，同时又同该政权就解决方法举行谈判。我们对这一借口作出的答复是，制裁是和平的手段，目的是对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其服从国际社会的意愿。

采取乐观态度的理由是所有在一开始反对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国家现在已在本国

的立法中通过了这些原则，尽管还十分有限。我们希望这些制裁将成为全面制裁。在整个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之前，科威特同其它国家一道合作，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举行的斗争，声援前线国家，支持对南非采取国际措施。

最后，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欣赏纳米比亚理事会在20多年来为实现它建立起来的崇高目标所作的努力。我们有信心，理事会将以最好的方式在建立纳米比亚国家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巴达维先生(埃及)：自从1966年大会在第21届会议上决定结束南非对于纳米比亚领土托管以来，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领土及其人民负有特殊责任。1967年大会建立的纳米比亚理事会是履行联合国这一特殊责任，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并实现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机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决议，目前他仍然向过去20多年一样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违反国际法准则，向国际社会的意志挑战并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

20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一直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实现自由和独立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纳米比亚人民决心获得所有要求正义和自由的热爱和平国家的尊重和欣赏。埃及把支持非洲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的义务，相信要想建立独立和自由的非洲，就必须铲除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因此埃及一直站在最前线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第一个外国办事处是在开罗开办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这里开始通过政治手段支持被占领土上的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埃及声援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不仅仅是因为相信公正与和平的原则，同时还因为埃及深深相信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20多年来，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对国际意志进行挑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种族主义政策和法律以及可恶的镇压行为。

在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非法占领的同时，它还利用镇压、暴力和恐吓掠夺纳米比亚的宝藏和人力资源。这些目的受到某些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的目的是要获得令人深恶痛绝的利益。这一同盟的目的是掠夺纳米比亚资源，剥夺纳米比亚合法拥有者对于这块领土的宝藏的享受。毫无疑问，这种合作的目的并不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而是支持那里的种族主义力量所进行的非法占领，并阻碍这块领土实现独立。面对这些罪行，纳米比亚理事会根据其任务于1974年通过了第一号法令，这项法令得到大会批准，目的是在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之前，保护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理事会既而又采取了第一号法令中规定的法律步骤，这些法律步骤的目的是使外国利益集团为他们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活动付出代价。埃及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

种族主义的南非的政策不仅限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掠夺其经济资源，同时它还把纳米比亚作为跳板对临近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威胁，侵犯它们的领土和主权，破坏他们的设施。所有这些都造成南部非洲的不稳定局势并且严重的最危险的威胁了这一整个区域。

这些不稳定局势将促进冷战和外部干涉的前景，不仅威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同时还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南部非洲的整个局势恶化以及财政局势恶化都是由南非侵略和报复政策极其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所引起的话，那么现在所有受害于这种政策的非洲人民和国家都应立即结束这些危险状况。如果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取的强制性制裁能够孤立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话，这些安排和措施仍然没有迫使非洲按照国际社会的意志行事，立即执行所有联合国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有必要对南非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这是在非洲大陆南部地区和平地改变最危险局势的唯一办法。

安全理事会是保护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有责任采取一切《宪章》第7章所规定的措施，以确保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种族主义占领军，并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意的联合国计划。安全理事会不仅应履行《宪章》里规定的职责，也应保护国际社会的权利，安全理事会正是为了保护国际社会才建立。既然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受到了威胁，国际社会希望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结束那些导致在南部非洲出现不稳定局面的因素。

埃及重申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原则立场，以及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对其领土和经济资源拥有主权的民族理想。埃及重申它打算继续支持西南非民组。并使西南非民组实现其英雄人民的实际和心理上的目标。

埃及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对贯彻其职责所表示的决心，埃及呼吁国际社会显示出对有可能使理事会履行其职责所采取的立法步骤的理解。

埃及再一次反对和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掠夺该领土的资源和经济财富，以及针对非洲邻国的反复侵略行为。埃及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着手通过步骤和措施，以确保迅速结束南部非洲这种危险局面。

埃及期望着战斗的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日期早日到来。

巴雷科维奇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纳米比亚问题再一次由联合国大会审议，实际上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在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项目。大会辩论西南非洲问题已经几乎40年了，20年前，大会取消了南非管理纳米比亚的委托权，并使该领土成为联合国的直接责任。

然而，尽管通过了许多联合国决议以及国际社会清楚地表明要求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立即独立，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顽固地拒绝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它们和西方跨国公司一道，在当地傀儡分子的帮助下，无

情地掠夺该领土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并企图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一个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

纳米比亚内部的形势急剧恶化；种族主义分子把该国变成巨大的集中营；针对独立战士的压迫行径越演越烈；纳米比亚平民百姓受到了大屠杀；基本人权受到大规模侵犯；南非当局正诉诸于残酷的镇压手段。

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在纳米比亚的另一个地区——卡鲁区维狭长地带——加强其军事存在，加固了现存的军事基地并建立了新的军事基地。

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南非武装侵略了纳米比亚的邻国——那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正义斗争的独立的非洲国家。

比勒陀利亚政权借口说它们表示过与邻近非洲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睦邻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在西方保护者的支持下——首先是美国——正企图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办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坚持遭到联合国反对的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从安哥拉撤出古巴国际主义部队无关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部队是应一个主权国家的要求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驻扎在那里的。南非的这些企图的目的是明显的；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企图把这个纳入东西方全球对抗的范畴之内。

正如签订于1986年10月的苏联布尔基纳法索联合宣言中所强调，在南非存在着一种爆炸性形势，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现存的形势要求公正的政治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全面立即停止以及在今后防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针对前线非洲国家进行的侵略，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立即无条件地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迅速消灭在南非的残酷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苏联代表团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最近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

“强烈反对美国现政府推行的‘建设性接触’以及‘联系解决’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鼓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建议还呼吁它们立即放弃这一政策，以便贯彻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A/41/24, 英文本第10页第26段)。

委员会的报告非常正确地指出，这个政策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以及整个

南部非洲地区的行动，而大为丢脸。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非常正确地向大会建议理事会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这一政策。

苏联赞成加紧集体行动，寻找缓和南部非洲冲突局势的办法，并主张积极地寻找办法，以切实可行地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定，并完全根据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原则，公正地政治解决该区域问题。这首先就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停止在将来继续对邻国采取侵略行为。必须立即保证纳米比亚的独立，并迅速消灭南非的种族隔离这一非人制度。

在各种国际论坛上，苏联一贯主张立即停止南非种族主义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赞成根据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定，其中包括安理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立即实现纳米比亚获得真正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将所有权利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极为重要的是，加强本组织首先是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并实施联合国、各国际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定。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应立即停止与南非的一切关系，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全面孤立比勒陀利亚。

鉴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安理会有必要召开会议。安理会应该实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问题上利用其权力，并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坚决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所进行的企图转移人们视线的各种阴谋做法。

苏联呼吁以政治手段，通过集体努力并适当尊重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行决定其命运的权利，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非洲大陆问题。我们愿意为达此目的与各国联合采取行动或同时采取行动。

正如关于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八次会议向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发出，并提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呼吁的新闻发言中所指出的，这一呼吁以及哈拉雷会议的其他文件与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该政策的目标是消除核威胁，公正解决区域冲突，确保各国人民实现自由与独立的发展、经济独立和平等进行国际合作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先生强调苏联声援津巴布韦共和国和其他前

线国家，支持它们为使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从种族主义的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坚定不移地支持在保持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和各沿海岛屿的基础上，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赞成南非军队和政府立即从纳米比亚全部撤走。它还主张将所有权利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即：得到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在这里苏联代表团再次正式宣布，苏联和其他国家一起，坚定不移地并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决定。根据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苏联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组的领导下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俞孟嘉先生（中国）：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普遍关注的铲除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重大问题。约两个月前，联合国大会曾为此召开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并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许多国家代表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南非殖民当局倒行逆施的极大愤慨，并重申了对南部非洲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持。

近年来，南非殖民当局一方面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纳米比亚加紧推行所谓的“内部解决”，成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挑拨和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妄图长期非法霸占纳米比亚。与此同时，南非当局还肆无忌惮地对非洲前线国家进行武装入侵，政治颠覆和经济讹诈，粗暴地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妄图胁迫它们放弃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南非当局的这些罪恶行径以及它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残酷镇压，严重地破坏了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纳米比亚人民为反抗南非殖民主义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积极开展包括武装斗争在内

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尽管条件十分艰困，仍不断取得胜利成果。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必将会赢得独立的最后胜利。

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仅得到非洲国家的大力声援，而且也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今年举行的第二十二届非统首脑会议和第八次不结盟首脑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南部非洲问题，联合国除不久前召开的纳米比亚问题特别联大外，还在维也纳举行了“争取纳米比亚即时独立国际会议”。上述会议都重申了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斗争的坚决支持，要求对南非当局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非洲前线国家为了声援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承受了南非的巨大压力，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敬佩和支持。

《联合国宪章》和非殖化《宣言》明确规定实现民族自决和独立是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联合国顺应世界人民的意愿，为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和决定。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1969年安理会宣布大会上述决定是正确的，1971年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支持大会这一行动，联合国三个重要机构都明确反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彻底剥夺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的任何借口。1978年安理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认可的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选举实现独立的计划是合情合理的，它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基础。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寻求合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表现了很大的诚意和忍让，并和联合国秘书长积极合作。

但是南非当局一贯蔑视和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庄严决议和决定，就连对它自己同意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也是出尔反尔，多方阻挠实施。去年十一月南非当局对选举制作出选择，今年3月又表示准备以今年8月1日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日期，尽管如此，它都在某一大国的支持和怂恿下继续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联系起来，仍以后者为先决条件，从而把纳米比亚问题引入了死胡同。

众所周知，“联系”方案实际上是南非当局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借口，它不仅遭到安哥拉以及其他非洲前线国家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坚决反对，也遭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断然拒绝。应当指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解决古巴从安哥拉撤军是两回事。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只能使南部非洲问题更加复杂化和难于解决，并延长和加深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

这次辩论中极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已阐明了纳米比亚问题的症结。纳米比亚人民受侵略奴役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了对南非当局施加更大压力，有力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以及非洲前线国家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认为本届联大响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通过决议，敦促安理会按《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对南非实行有效的制裁；呼吁各成员国单独或集体地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号召所有成员国增加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以及非洲前线国家人民道义和物质方面的支援。只有将我们在本届联大的辩论，落实到行动上，才能使我们的努力更富有成效。

中国政府 and 人民十分关注纳米比亚局势的发展，今年9月，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率团参加了第十四届特别联大，并做发言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定不移的立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为纳米比亚独立和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胜利。

博斯托维奇先生（波兰）：我们再次在一起讨论联合国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之一，纳米比亚问题。尽管我们在非洲的非殖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纳米比亚和南非殖民的困境仍然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在为民族独立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之后，英勇的纳米比亚民族仍然在殖民统治、种族主义、军事占领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之下煎熬。

尚未解决的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纳米比亚承担的首要

责任的联合国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以及在实现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独立权利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粗暴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的原则。因此，我们不仅在纳米比亚，而且在整个南部非洲都看到局势不断恶化，显然对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威胁。

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和使该领土获得自由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南非拒绝承担《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和贯彻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自从联合国承担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不幸的是，南非不仅继续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且实际上正在巩固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南非已经加强了该领土的军事化，使该领土成为向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的基地。南非利用各种借口拖延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包括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根据这些事实，特别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南非正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那里获得支持和鼓励。这些国家在安全理事会里使用否决权，从而阻挡我们通过贯彻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有效措施。这种行动清楚的表明，比勒陀利亚及其支持者们的目的是要绕过联合国，并强加他们自己的纳米比亚的解决办法。

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波兰一直努力为纳米比亚的利益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非殖化问题，并认为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的人民有在一个团结的纳米比亚中享受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我们还深信，只有通过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的直接与充分的参加才能实现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考虑到这一点，波兰谴责南非政权通过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政府实行新殖民主义解决办法的所有企图。我们认为加速纳米比亚和南非变革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因此，我们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立即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在这方面，波兰完全支持今年在巴黎召开的关于制裁的会议，在维也纳召开的

关于纳米比亚的会议以及9月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

我们坚信，国际社会现在必须把同情纳米比亚问题的宣言变为具体的果断行动。联合国不单纯地继续重申今后可能地采取的这种行动。所有国家必须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以结束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痛苦和不安全。我们深信，我们努力就能促使纳米比亚独立，我们必须为取得独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这个月我荣幸地主持阿拉伯国家集团，我高兴地代表它们发言。我这样做是想再次澄清阿拉伯集团的立场，这就是完全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大力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在过去二十年中，也就是自从通过大会第2145（XXXI）号决议，联合国结束南非对当时称为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南非一直不断拒绝联合国的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根据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中对侵略所下的定义，这一占领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南非继续蔑视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议，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及众所周知的国际法院的裁决。

因此，联合国一直不能够履行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不能结束南非对国际社会的挑战和蔑视。这是联合国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承受着的负担。此外，这一形势已经动摇了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的信任和信誉。

今年，国际社会再次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在上届特别会议上，国际社会强调有必要根据大会第S-14/1号决议维护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自由的权利。该决议再次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国际社会大力谴责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在1985年6月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国际社会拒绝所有这些计划，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这些计划正在试图维持它的非法占领。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宣布这些措施是无效的。国际社会再次要求结束这些计划，对南非实行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制裁，以迫使它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

这样纳米比亚还没有独立，只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存在，就不可能在南部非洲恢复和平。我们呼吁那些帮助和支持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放弃这些政策。在这方面，我愿提一提大会第40/97B号决议，大会在该项决议中谴责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否决使安理会无法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有效措施。

我谨代表阿拉伯集团重申，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事务高级专员致敬，他们尽管遇到了困难和障碍，仍然在作出努力。

我们认为历史的车轮将继续向前，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和障碍，殖民主义最终必将从南部非洲消失。维护南非政权所体现的污点必将被消除，纳米比亚人民将获得自由和独立。

伊卡萨·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几天前大会审议了种族隔离问题。100多个代表团一起普遍谴责这个制度。但是当采取具体行动、就决议进行表决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所有论坛中一再投出的否决票。这就暴露了那些与南非政权勾结的人的真实嘴脸。

今天我们再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个问题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直接后果。我们自问：纳米比亚人民究竟还要花多长时间，洒多少鲜血，牺牲多少人的生命，忍受多少苦难才能感动——不管这种感动多么肤浅——那些使这种局势永久化的人和那些鼓励这种政权的人的良知？

至于纳米比亚，我们谈的不是5年或10年的压迫和不公正：我们谈的是100多年的耻辱。但是我们谈的还有这个优秀而正直的人民反对外来统治的100多年来说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反抗。

南非违反大会1966年第2145（XI）号决议继续顽固地占领纳米比亚，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坚持残酷地掠夺这个领土的自然资源。南非在纳米比亚执行了其向南非黑人群众所实行的部落和种族隔离法。为了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一领土的劳动力同样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这一制度与南非的模式一样，甚至

更为残暴。此外，在纳米比亚白人和黑人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一直比南非现有的差距大得多。

自殖民主义统治以来，具有丰富资源的纳米比亚一直被认为是“外国资本的乐园”。但是对其自己的居民来说纳米比亚已变成一座地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居民正是他们自己丰富财富的受害者。今天200多家总部设在其他西方国家的美国和南非的子公司和公司正非法而残暴地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的专有财产，对这些资源的开采未得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批准，该理事会在其第1号法令中规定开采这一领土的资源必须得到理事会的批准。

南非还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向兄弟的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基地。

众所周知，“建设性接触”这一不负责任的政策使华盛顿执行了与它其中美洲所推行的政策相同的政策——这就是利用外国领土向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政策。正如它在中美洲所做的一样，美国已经决定向以纳米比亚作为基地进行活动、并代表比勒陀利亚利益的安盟武装匪帮提供尖端武器。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包含了一个得到国际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但是这项决议仍然没有生效，纳米比亚继续遭受奴役。

继续不给纳米比亚合法的独立权，这没有理由，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理由。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联系”论是提出“建设性接触”的那些具有蒙昧主义思想的人的产物。提出古巴国际主义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正是一种任意而完全没有道理的联系，目的就是要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为南非及其盟友缺乏履行国际义务的意志打掩护。

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同一点：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南部非洲持续紧张的局势，对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都是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存在的后果，这一政权之所以能获得生存正是由于南非政权从其强大的盟友中得到了历史性的合作。因此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与反对可恶的种族政权的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我们几天前说过的，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响应这些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实行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帮助这些人民

消除种族隔离的唯一可以利用的和平方法。在这方面我们要提一下今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项行动方案，我朗读这个方案中的一段：

“会议呼吁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们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至今一直阻止安理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根据南部非洲的严峻局势和过去20年所积累的证据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南部非洲的严峻局势和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迫使南非中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A/CONF.138/LL, 第168段）

11月8日来自亚洲、非洲、大洋洲、欧洲和美洲的130个政治团体的代表在马那瓜开会纪念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25周年。这些政党发表了《马那瓜宣言》，谈到纳米比亚时《宣言》指出：

“所有各方要求结束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这种占领违反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通过的无数决议。他们还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的努力。”

历史告诉我们，非殖化进程是痛苦的，有时是缓慢的，但这一进程肯定是不可抗拒的。罪恶制度的残渣余孽仍然沾在历史的边缘上，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地生存下去，但有关人民是要起来反抗的。

这使我们想起了现在监禁在南非罗本岛西南非洲人民解放组织领导人赫尔曼·亚·托博同志的一段话，他说：

“我们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它们管理我们的权利，它们颁布我们没有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和它们好象我们国家是属于它们的对待我们国家和似乎它们是我们主人的权利。我们一贯认为南非是我们民族的入侵者。这些就是我们的感觉，并将永远是我们的感觉……只有当南非人了解这一态度并按此行事，我们才会结束我们为在我们生存的土地上获得自由与公正而进行的斗争。”

20年前在1966年7月18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用尽了一切和平方式之后，在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一份文件最后指出：

“现在剩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武装起义来获得解放。”

今天有10万种族主义部队占领着纳米比亚，但他们遭到了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解放斗争的英勇抵抗。

鉴于上述成就，同样遭受到侵略和维持着其尊严的尼加拉瓜人民重申坚决声援为获得自己自由、正义和和平不可剥夺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

塔纳萨先生（罗马尼亚）：大会再一次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自从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利，并宣布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自决、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来，2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局势没有任何变化。纳米比亚仍然被南非所占领，自决、自由和独立仍然是正在受苦和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一个梦幻。

国际社会为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所进行的20年的努力仍未取得成果。

纳米比亚问题自从1946年就一直在大会议程上。大会迄今已经就该问题召开了三次特别会议。

在两个月前举行的第14届特别会议上，大会审查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并通过了第S-14/1号决议，该决议特别强调了纳米比亚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抵制南非侵略和获得自决、自由和独立所进行斗争的合法性。这样，国际社会再一次明确无误地作出了判决。然而，南非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变态度的迹象。恰恰相反，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傲慢地无视结束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呼吁，维持其无情的政治镇压，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南部非洲和纳米比亚周围的局势使得非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和忧虑。

把纳米比亚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已成为把殖民主义从地球表面上消灭这一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代表已经十分令人信服地表示了国际社会决心支持纳米比亚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直至取得彻底胜利。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已被肯定地强调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人们还表示支持秘书长在此方面继续作出努力，并重申了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必要性。

人们普遍认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对于纳米比亚人民，对于南部非洲全体人民和满足制止该地区严重紧张局势发展的紧急需要，以及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范围内，已采取广泛的行动，动员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正义事业的公众舆论。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迫使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

正如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政治宣言中所强调的那样，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们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的、殖民野蛮占领，这一占领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和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论坛的各项决议的。

我深表遗憾地再次指出，南非继续藐视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努力。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进一步阻碍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很明显，在南非看来，谈判不过是赢得时间，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强加新殖民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和执行其在该地区的扩张主义破坏图谋的借口。

使纳米比亚军事化和利用该国领土作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和对安哥拉和其他邻国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的基地反映了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最为基本的国际法准则的玩世不恭态度。这造成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南部非洲的特别危险局势。上述行动是违反联合国为执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显然表明了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虚伪和口是心非伎俩。

罗马尼亚曾在常会和特别会议上，在安全理事会和在其它国际论坛上多次重申了我们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持联合国为履行其职责所作出的努力。

罗马尼亚人民坚定地致力于民族和社会正义理想，表示坚决声援在为获得自由和行使其不受外来干涉自由决定自己未来不可剥夺权利而作出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

最近，齐奥塞斯库总统在纳米比亚人民开展斗争20周年纪念之际给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的信件以及给不结盟国家第八次首脑会议发出的信件中

都再次重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积极地支持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制裁，根据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加速纳米比亚赢得独立。我们支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消除执行联合国计划方面存在的各种障碍。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任何人企图将执行该计划同无关问题联系起来，反对为妨碍实现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而提出的各种条件和进行的各种破坏性的阴谋活动。

罗马尼亚根据自己严格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决议的原则立场，一贯严厉谴责比勒陀利亚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罗马尼亚一贯以各种方式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自己赢得独立、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合理愿望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样，罗马尼亚坚决谴责比勒陀利亚当局对邻近国家采取的侵略和颠覆性行动。

我们严正地敦促大会，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和痛苦，为了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大会应履行自己对纳米比亚的责任。让我们所有人汇集其力量，采取坚决和决定性的行动，支持纳米比亚的解放。让我们加倍作出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不再拖延地得到执行。

斯拉乌伊先生(摩洛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很难不将上周就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举行的辩论同大会目前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辩论联系起来。

首先，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局势都产生于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态度和行动，这些态度和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局势继续存在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如此，这两种局势都造成了多年来由联合国组成的明确和坚定的国际一致意见。

在纳米比亚的具体问题上，自大会中止南非对该领土的托管，决定本身对该领土负起直接和专有的职责以来，20年时间已经过去。

在经过许多犹豫之后，国际社会的努力导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

78)号决议，其中包括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有关各方接受了这一计划，这似乎使得通过谈判实现解决的前景显得良好，纳米比亚人民以及整个非洲表现出的耐心和成熟态度即将得到报酬，妨碍执行该计划的最后遗留障碍将清除。不幸的是，南非不但没有真诚和坚决地支持该计划的执行，反而以其特有的两面手法设置了一系列的障碍，破坏这一进程。我们正是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南非将无关的因素加到国际同意的解决计划中的企图。这一企图的目的是要削弱国际社会使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决心。种族隔离政权采取这些拖延和破坏的手法是为了妨碍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些手法的根源就在于种族隔离政权以及某些外国军事集团通过该政权从大量地剥削纳米比亚的巨大财富所获得的经济与财政好处。

尽管这种剥削违反了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1号法令，但依然在继续。在国际社会没有作出决定性的集体反映的情况下，这种剥削无法安抚南非政府，反而鼓励其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对该地区的霸权主义野心。

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表明，南非丝毫不想放弃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大会最近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特别联大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由于纳米比亚人民加强了自己的英勇斗争，南非不但没有面对事实，反而加强了其对男女老幼无辜人民的无情镇压，拒绝允许纳米比亚人民享受最基本的人权，试图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团结。

南非已发现自己无法抑制国内人民对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对，因此，通过恐怖主义行径恐吓前线国家，以迫使这些国家停止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斗争。这些多次的侵略行径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有可能在整个地区引起战火，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鉴于局势的严重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表现出的傲慢态度，现在是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表明自己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致看法的时候了。必须终止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联合国的权威和整个国际社会依然采取的顽固的蔑视态度以及其采取这种

态度却不受惩罚的状况。同时也必须终止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和失望。

摩洛哥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我们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合理愿望。

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和平和令人满意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我们认为，应当汇集所有努力，说服南非放弃妨碍执行该计划的先决条件。

摩洛哥王国借此机会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为加速纳米比亚独立而表现出来的不懈精神和决心已削弱了南非为妨碍明确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设置的障碍。

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在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之前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合法当局在追求这些目标时，继续努力工作完成大会赋予它的任务，铲除非洲殖民主义这一最后残余，我们对于理事会努力进行工作普遍感到满意。

最后，摩洛哥王国对于前线国家为纳米比亚事业所作出的牺牲致敬，并希望永远消除种族主义南非政策的那一天会很快到来，以便这个区域的人民可以开始一个和平、自由和和谐的时代。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大会不得不第三次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勒陀利亚政权问题上，讨论引起南部非洲不稳定局势的比勒陀利亚的压迫政策，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引起了这个区域被压迫人民的愤怒，同时还引起全世界文明人民的愤怒。在不到两个月之前，我们集中注意了纳米比亚问题，现在我们又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两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之间的短暂时间对于这块领土上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南非国防力量又进行了7个星期的暴行；又有7个星期人民和衣睡觉，防范深夜来客；准备手电筒和夜间走路用的棍子，以防止受到侮辱和在开旷地中的残杀；又有7个星期有不见天日，遭受拷打、监禁和死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联合国20年前就承担责任的这块领土上。

同时，我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同事们目前以及今年9月像前些年一样继续在会议厅旁就座，观察而不是充分参加大会进程。他们迫切的等待着从观察员身份变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我们也极迫的等待着欢迎他们，不仅从他们对大会审

议工作和对非洲问题的贡献中受益，还从他们对我们关心的一系列问题的贡献受益。

作为参加本届大会对令人痛心的拖延纳米比亚自由感到关切的决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的主要挑战仍然是使南非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进行合作。第二等的挑战是要找出办法破坏比勒陀利亚政权和两个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甚至阻碍他们果断的执行他们自己参加制定的计划。

大会一致呼吁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这两个国家却一直反对这项呼吁。然而我国代表团满意和受鼓舞的注意到美国立法机构颁布了制裁立法，这项立法特别提到纳米比亚是南非非法占领的领土。我们希望在颁布这项立法之后，能够本着这项立法精神对南非采取行动。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注意到纳米比亚解放事业不仅得到了政治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实际援助，这些支持与援助来自各国政府以及西欧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我们还赞赏一些西欧国家的立法规定对南非进行各种形式的制裁。然而在仔细研究联合国代表9月18日和昨天代表12国的讲话后，我们认为这些讲话并没有明确表明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制裁一揽子方案也适用于纳米比亚。这是一个具有实际重要性的问题，因为这个制裁的一揽子方案如果不是用于纳米比亚领土的话，那么新的欧洲投资就会流入南非，这不仅将使大家一致同意的制裁精神受到挫折，同时还会安慰咄咄逼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

我们清醒的注意到，虽然已经正式不让南非参加大会，但是南非与某些会员国之间合谋的问题仍然成为大会和安理会中的棘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公开践踏其人民尊严的政权，一个以如此规模侮辱其公民，最卑鄙的蔑视联合国的政权，不应该在我们国际社会中得到任何安慰、支持和庇护。然而这个政权却得到了这些。制裁受到阻碍；这个政权得意地在一块幕布后面继续对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采取不合作态度。而我们这些想办法不使这个政权得到安慰的人却被放到被告席上。

正是在这种困难和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我们的秘书长不得不寻求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铺平道路。圭亚那向他表示致意，他在处理比勒陀利亚政权问题方面表现出热爱工作的耐心和特殊的外交才干。

纳米比亚理事会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履行职责。圭亚那向纳米比亚理事会新主席赞比亚的祖泽大使致意。作为理事会一个成员，我们很高兴参加在祖泽大使的领导下为实现纳米比亚解放所做的努力。我们支持他在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所做出的建议。

今年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除其他事项外，无疑要经过一种新的程序，这是近年来在审议关于纳米比亚决议方面所出现的新程序，在这种新程序中，通过援引大会议程规则就可以删掉被人们认为是令人讨厌的提法。无疑那些有关国家有权进行这种改变，我国代表团不打算就这个权利进行争辩。在完成这个清洁程序之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仍然要解决决议草案的基本宗旨，这就是通过执行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除了关于排除这一段或那一段，这一句或那一句的夸张言行之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加快实现纳米比亚的解放，在这方面各种答案都太空洞了。这使得圭亚那感到不安。

人们还期望，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写进武装斗争的概念在今年又会影响到给予他们支援的程度，因为有些国家代表团表示不能同意这个概念。这当然也是它们的权利，尽管这些代表团当中，有一些人在把自己的国土从纳粹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并不害怕武装斗争。

老实说，圭亚那也不欢迎武装斗争；我向大会担保，西南非民组更不喜欢武装斗争。我们应当都记得，武装斗争是南非强加给西南非民组的一种选择，因为西南非民组为了改革作出的和平姿态得到的回答却是暴力和镇压。但是，归根结底，

武装斗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有关代表团不能同意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它们迫使南非用其它手段给纳米比亚带来变革。关于武装斗争的忧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对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以通过政治手段——换句话说，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带来变革。

我必须阐明的是，的确有一些不同意这个概念的国家代表团，但是，它们的政府却明确的表明从政治上和实际上支持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的解放。我愿意把这一点讲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一些排除武装斗争的国家却对政治战线上的进展设置障碍，例如“联系解决”。这样，我们给西南非民族留下什么选择哪？

我国代表团对这些以及其它概念对我们作出的决定的质量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忧虑，例如支持的范围、支持的程度以及最终大会应该向南非发出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都知道，例如，有些人对西南非民组的国际交往有着特别的情绪。根据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西南非民组有权判断谁帮助了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结束暴政，另一方面，谁通过他们的行动袖手旁观，安慰了纳米比亚领土的占领者。我重复一遍，这是西南非民组的权利。归根结底的道理是如下所说，人们不能对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进行的斗争和牺牲置之不理，却对他们握住向他们伸来的友好和团结之手而表示忧虑。

同样，我们理解，有些人并没有十分了解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概念。这里，我并不愿意损害他们有权对西南非民组评头论足的权利。我想说的是，为了纳米比亚人民——不是别人——而决定西南非民组在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提供了一个办法，通过这个办法，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作出决定——这个途径就是在联合

国监督下，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第435(1978)号决议越早贯彻，这个办法就会越早生效。很早以前，西南非民组就表明，它准备在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中进行合作，这样实际上，就是要求南非也这样作。但是，一直没有动静，我们也猜不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相信，在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下进行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西南非民组将获得胜利。博塔也不会怀疑这一点。难道这不是他不愿意进行这些选举的原因吗？

让我再说一句，我并不愿意轻视其它代表团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我对大会的所有代表团都怀有深厚的诚意和尊敬。如果我曾经使自己变得直言不讳的话，那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对我们送给南非的信息感到忧虑，特别是在这次辩论之后。让我们清楚的回忆一下，纳米比亚人民代表发言时所表达的激情和情感，昨天，它向我们描述了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统治下过着悲惨生活的真实细节。让我们回忆一下，纳米比亚人民对联合国存在的令人感动的信任——这种信任，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仍然存在。对纳米比亚人类环境的猛烈冲击反过来要求大会作出支持和采取行动的强烈响应。

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不管是咒骂说，是搞武装斗争还是搞代议制——我们实际上都是在谈论战术问题。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战略有着协商一致——这个协商一致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里。

当我们等待第435(1978)号决议贯彻的时候，我——和其它在这次辩论中也这样作的国家代表团一样——正如我在9月已经说过的，代表纳米比亚人民向那些仍然拖延贯彻该决议的人呼吁，请他们考虑到有多少生命已经丧失。让我们加强对他们和在萨姆·努乔马同志领导下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道义、物质和政治上的支援。

我国代表团希望，纳米比亚的紧迫形式将使尽早开始进行把权利移交给纳米比

亚人民的进程。 解决方案使适当的，所有主要问题已经消除，我们的秘书长准备继续发挥他的作用，西南非民组准备进行合作并履行治国的责任，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受了很多苦难了。让我们去做那些自由和正义要求我们做的事。

主席：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第477(V)号决议，我请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发言。

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自从在1946年第一次讨论以来，已经成为大会议事日程上的老生常谈。 审查纳米比亚问题的权利不仅仅局限在大会；这也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的许多决议的主题以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主题。 不履行和不遵守这些决定影响到联合国的信誉和权威性，特别是联合国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已经有20多年了。

的确，纳米比亚问题是联合国关于在世界实现非殖民化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尽管南非企图征服纳米比亚人民，并继续占领其领土。 根据这一国际现实，纳米比亚人民有权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继续进行赶走外国占领部队，实现自决以及建立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国家的合法斗争。

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达到目的联合国采取了这一原则，同时安理会也规定了基本规则和广泛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国家联盟谴责南非政权阻拦第435(1978)号决议实施的立场。阿盟也谴责该政权试图宣布假独立，以便通过所谓的临时政府或多党派会议来持续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计划。 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玩弄这些阴谋手段来阻拦反对殖民化的计划和合法斗争，并妨碍国际社会所一致采取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计划的实施。 在这一方面，阿盟极为重视于今年七月在奥地利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 该国际会议根据关于加强国际社会的努力，以使用和平和正义手段结束纳米比亚领土的殖民化的各项切实可行的提议和具体建议，再次要求立即无条件的实施安理事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也想提及，安理会在466(1980)号决议里警告南非，如果他不与秘书长进行合作，安理会将不得不考虑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制裁。 然而，在其

后的会议里，安理会并没有实现它的警告。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秘书长在当时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与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如果不是南非采取顽固的作法，联合国将已有可能实施这一计划。由于南非顽固地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独立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先决条件，使得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一立场遭到了各种国际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拒绝。很清楚，不管是用说理、对话、外交手段还是耐心等待，都不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南非政权无视国际法各项规则和法律原则，并阻拦正义与正当的事业，因此，只在政治上谴责南非的违反行为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是不足以使该政权改变其政策的。因此，安理会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必要放弃抱住本国私利不放的作法，使得安理会能够履行其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国际机构的各项责任与作用。一些国家曾表示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政策又支持南非采取顽固不化的作法并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他们的言行之间显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安理会有必要采取有效办法，对南非政权施加强制性制裁，以促使南非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学习班的支持。联合国大会第14届特别会议在第14/1号决议特别是在第15段里重申了这一要求，它促请安理会

“在实施第385(1976)、第435(1978)、第532(1983)、第539(1983)和第566(1985)号决议中行使其权利，并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坚决地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在纳米比亚采取的拖延战术和欺骗阴谋。(A/S—14/L.1,第15段)

尽管各国际机构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通过的所有决议，一些西方国家及其跨国集团继续掠夺纳米比亚资源，他们企图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享受其本国资源的权利，而不管该国人民目前和未来的利益。

尽管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现出良好愿望，愿意进行谈判以和平解决问题，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采取镇压措施，使得该领土的局

势进一步恶化。

阿拉伯国家联盟极为重视他们参加的国际会议与1986年8月9日发出的关于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呼吁。特别是向那些对南非政权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出的呼吁，以便劝说该政权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立即无条件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并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尽快享受这些国家已经享有的自由与正义。

阿盟也拒绝企图把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列入东——西方世界争端的范围。纳米比亚问题应完全被视作非殖民化问题。只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西方各国，特别是关于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西方接触小组各国，有义务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与国际社会、联合国秘书长和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努力进行真诚合作，履行其义务，并根据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国际建议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企图改变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合法要求，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将危及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崇高目标及其信誉。

阿拉伯各国一向把自由、独立与自决视为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的原则，我们一贯支持非洲兄弟国家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斗争。

阿拉伯国家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与自由的战斗中的主要参加者。这符合非洲国家对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反对犹太复国实体的种族主义占领和针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外的阿拉伯人民的侵略政策的斗争的支持。这一共同斗争是指导中东和南部非洲获得和平与正义之前阿拉伯和非洲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合作的基本因素之一。

阿拉伯国家联盟重申，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我们重申，阿拉伯民族声援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这场合法的正义斗争，以实现纳米比亚领土的自决，完全独立和主权。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通过的第3237(XXIX)号决议，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大会正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特别正

式委员会正在审议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大会在这个大厅中也在讨论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贯彻情况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几个会议厅中讨论的问题都是对其它国家的领土的非法占领和占领国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剥夺甚至抹煞人民的基本权利。就向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那样，纳米比亚获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也已经被占领国完全抹煞。

二十年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违背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权利和意志的情况下强行占领该国，自然，我们都已经听到，这也违反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二十多年来，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也用刺刀强行霸占着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

大会在1985年12月9日通过的第40/61号决议中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依联合国宪章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一致重申了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和其它形式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维护了他们斗争的合法性，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合法性。这样，大会就一致维护和重申了我们反对外国占领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的合法性——“我们”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和南非与纳米比亚的人民。

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与我国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惊人地互相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相信委任制度而遭到背叛的受害者。我们都曾经遭到背叛，我们两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家中都曾经进行反抗，并继续为反对罪恶势力和占领军进行斗争，我们都决心继续合作，巩固我们反对这些势力的共同斗争。

我要在这里重申，今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谴责某些西方国家，以色列和其它国家在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的情况下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核领域里继续进行合作决不是偶然的。我们注意到，从南非到非洲东北部的巴勒斯坦，从比勒陀利亚到特拉维夫，构成种族主义轴心的两极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获得具体的支持的话，它们就不可能如此狂妄和傲慢。两个政权都接受了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交给的任务，在他

们各自的区域破坏其它政府，用它们的军队对这些地区其它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进行军事冒险。

因此，大会和整个联合国有责任对两个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而且，在我们今天处理问题的范围内，为了使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生效，我们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立即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阻挡采取这类措施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就是美国 and 英国，是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在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同谋，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也同样应当遭到蔑视。

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坚持全面的强制性制裁。通过决议还不够。现在的问题是要坚持贯彻这一决议，因为我们知道，在种族主义轴心的另一端特拉维夫军政权正准备为比勒陀利亚提供安全网，以便使经济领域里的制裁失去作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所谓的出口产品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南非制造。让我们来检查一下钻石买卖。这些钻石是从纳米比亚领土偷来的，在全世界销售价格超过十二亿美元，而上面却写着以色列出口的标记。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知道巴勒斯坦从来不出产钻石。因此很显然，正在通过以色列进行非法的钻石贸易，以色列正在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安全网。因此，我们有责任警惕这种安全网，并确保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

另外，我们震惊的注意到华盛顿政权越来越富有侵略性。显然，美国正在以消极的方式推行其普遍性政策，这种政策的作用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对安盟匪帮的支持，对中美洲的反政府军的支持和把霍森富斯之类的人派到那里，以及美国公民穿着以色列占领军的军服，这些人正在对那些区域的人民犯罪和进行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当然这些人都是华盛顿政府资助的。

这就是华盛顿正在鼓励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扮演的角色，为这种反人性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拨款数十亿美元。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注意到了一种不同的国家恐怖主义表现，或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动，这就是我们所受到的威

胁，以及威胁缓交和实际缓交给联合国和某些成员国已经作出承诺的款项，这揭示了美国政府的威胁政策，为什么：你们美国代表在这个讲台上宣布，美国感到“沮丧”。我想知道的是，当一个国家感到沮丧的时候，它们是否会决心回到炮舰政策，再次挥舞大棒。

但还有另一个令人警觉的迹象，这就是西方报界和西方政府完全保持沉默。当然，我们的确能够看到关于南非暴乱的消息，但我在报纸上或在电视上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谈论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和权利的重要性。也许这可能就是西方国家决心反对新的国际新闻体制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西方新闻媒介没有、或不愿意报道南非、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不过是在行使他们为获得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和外国占领中解放出来所进行合法斗争的权利时，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一种特殊的陈述。

我重申，南非、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决心继续履行我们关于解放的民族责任。

最后，我愿向我们纳米比亚的战友、兄弟姐妹、特别是他们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重申，他们的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热爱自由和正义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所有自由战士的支持、我们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他们应当继续进行外交斗争——这很好，但不要放下自由战士的枪，因为和平的敌人并不听取理智。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也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场长征。我们巴勒斯坦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但通往自由和独立的道路不是遍地鲜花，而是铺满了我们的战友、自由战士的尸体。正如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使命一样，你们的使命就是保证我们的人民在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内——对你们来说是在独立和主权的纳米比亚国家内有尊严的生活，使你们的人民能够追求幸福和自由。

下午 12 点 55 分散会。